

397.6
75-7



怡社圖

末日

末 日

韓 剛 著

上 海

金 屋 書 店

作者序言

這四篇小說是作者此次落魄歸來的一個小小紀念品。作者年來爲生活驅策得東南西北，像沒有頭的蒼蠅似的瞎闖，忙來忙去只爲了一張嘴！

今年上半年作者往來於滬寧道中，帽破襪穿，窮得幾乎要餓死在小棧裏。幸虧得着若渠哥的函召，得有重回到故居的機會。同時不安定的生活也告了一個段落。

此處的四篇小說，也許不會得一部分的讀者所喜歡。因為作者是一個窮人，所寫的東西也不過是窮人的故事而已。此四篇中除“回家以前”及“妻底職業”兩篇是獨立性的以外，其餘“末日”與“夜未央”也可以說是姊妹篇。

我很希望以後不再寫窮人一類的故事，而得有充裕的時間來多讀幾本書藉。

一九二八，十一，廿日寫於太陽的窗下

目 次

作者序言.....	1
回家以前.....	1
末日.....	15
妻底職業.....	33
夜未央.....	49

從C地回到家裏，將近兩個月了。記得在沒有動身的前一天，接連地收到父親由家裏寄來的三封信——兩封平信，一封快信。信上最重要的事件，第一是叫我趕快回家，因為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在那裏期待着我。次重要的事件，是清明節快要到了，不能耽誤了祭掃的時期。

因此，我不能不在接到這樣緊急的信的第二天清晨預備一切動身的什物。

七點鐘起身的時候，我心裏就在盤算；
‘車票，一元八角，人力車，打算四角……紙
煙……家裏三個月沒有寄錢回去……’種種問
題。打開皮夾子來搜尋，除掉幾張名片，和
兩張類似符咒的當票以外，惟一的財產就是經
過腰斬以後用白紙黏糊起來的一元破鈔票。

我看實有點恐慌起來了！心裏想：‘拿這
張破鈔票去購買四等貧民苦工車的車位還不
夠……向朋友借？能夠夠得上借錢的資格的朋友
同一的陷在經濟窘迫之中，何況在O地更沒
有能夠夠得上這種資格的朋友呢？寫信到別處
去張羅？遠水不能救近火……’辦法愈想愈狹
隘，只在牛角尖裏打回旋。

‘會計先生那裏怎好再開口呢？做了一個
半月的工作，已經預支到將近三個月的薪金，

但是，除掉老着面皮再向會計先生開口以外，更無其他的方法可想了……好在父親的信內第一件最重要的事件，是報告我有一個好的機會，並且這機會正在期待着我。較好的命運，未嘗不是從這裏開始！拼了再丟一次臉在會計先生之前，同他商量商量看，最末的一次辱罵也算不了什麼！或者有萬一的希望能夠達到目的，也未可知……’

預先在腦海裏製造了一篇近於訶諛又帶哀懇的言語，極力地忍耐着恥辱與憤怒，靜待那會計先生由外面回來。

原來我們的會計先生，與我們所長有特別的關係的，他是我們所長的兒女親家，——他的女兒是代替債務而償還給債權人的。

他府上是淮安人。在他那滿面蜂窩的鼻樑上面，架一副羅克式的眼鏡，幾根稀疏見肉的鬍子，時常從蜂窩的一部分孔中鑽了出來。——若是讓一個近視眼的人看見了，幾懷疑是幾只黃蜂用牠的尾刺在洞口示威！但是我們的會計先生爲愛漂亮起見，這幾根示威的尾刺，也時常被難在保安刀之下。

至於他對於職務的勤勞，恐怕可以做我們全所職員的模範。他除掉本身應當做的職務以外，還要兼理庶務與類似工役的工作——原來我們所裏是有兩個專聽使喚的工役，但是他並不因爲所裏已經有了工役而不兼理類似工役的工作。

他每天早晨比工役起來得特別早，也許是我們的會計先生爲尊重勞工神聖起見，把工役

們應當做的工作一部分已經做完了。譬如他每天出外到菜市上去買蔬菜，打油買醋……之類，其餘剩下來的事體如掃地，揩桌，燒茶，煮飯……等等較粗一點的工作，就讓工役們去分配負擔。

但是，工役們並不因為他這樣寬厚的待遇他們而感激，結果反得到一種暗底下的嘲笑與咒罵！在起初我聽到了這種難堪的消息，只替我們的會計先生憤怒，以為這一班無知識的蠢才太不識抬舉了！世界上那裏去找這種不顧身分而肯替僕役們分担勞苦的呢？

有一次我特為為這件事情去質問一個工役！這工役的回答却有一點滑稽的意味，他說：

“先生！你那裏知道？他是那樣細心

得令人作嘔！從所長的早餐一直留心到買水的小錢……”

會計先生終於從外面回來了。我在樓上聽見他在下面同一個工役的妻子在大聲談話，滿口‘拉塊’的聲音，令人發生一種無可奈何憎惡的心理。

他每次從外面回來，最高興談論的就是關於市面上物價的低昂。——這種談話的資料他特別感到一種無窮的興味。他常常總是拿自己購買的物件同市面上的物價相比，好，壞，便宜，內行……眉飛色舞地談着。——口沫飛濺在旁人的臉上，他好像沒有覺得一般，祇顧他一人盡興的絮叨着。當他指手劃腳的時候，他滿臉的蜂窩，個個會從凹處膨脹了起

來，充滿了得意，驕傲，誇張，嘆息，老經驗……

“咳，如今什麼都吃不起了！這勞什子肉都賣上八百多錢一斤！在我年輕的時候，那時我還在藩台衙門裏當……”

由市價的問題而捧扯到背履歷了！……我想我要借錢，非趁着這個好機會不可，因為在他高興到極點的時候，或者可以大開特赦之門。

我慢慢地躊躇着，跨出房門，走到樓梯口邊，心裏不覺怦怦地跳動了起來，好像有一種恐怖的黑影在我面前搖幌，……頓時觸起了我以前的羞恥的記憶，忍受着棉裏藏針的辱罵，面紅耳赤地回到自己屋子裏去的情景，又驀然

映現在眼前！

這個時候，若是不下去向他哀求，別無他路可走了！並且會失去正當他高興的時候的機會。若是下去向他哀求，恐怕萬一他反起狗眼不認人又怎麼辦呢？

終於硬着頭皮跑下去了。

最不幸的是我們的會計的談話已告尾聲，當然，高興也隨着尾聲而完結……這未免叫我有點失望。

當我從他面前走過的時候，他好像沒有看見我一般。獨自拿起一把算盤來在那裏算賬。我不敢過分的去驚擾他，在他的面前狼狽地徘徊了幾次以後，就走出辦公室到大門口去站着，一會又從大門口悄悄地走進辦公室來，一會又由辦公室走到小便處，假裝出要小

舞的樣子……無非是想做出一點特別的行動出來，使他注意到我。——這種延挨時間的方法，不啻是一種無形的酷刑，叫我感受到無上的苦痛！

這種方法使用了沒有好久，居然發生了効驗！他見我在他面前徘徊的次數太多了，好像已經知道了我的來意一般。從他那羅克式的眼鏡裏面，透露出兩道凶惡的視線，臉色立刻陰沈了下來，極其狡滑的朝我一看！我不由地打了一個寒噤，鼓着十二分的勇氣，走到他的面前，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音調極其低微而又帶點顫抖對他說道：

“W先生，早安！我……我有件事體同你商量。”

他把算盤往旁邊用力一推：

“除掉借錢以外，祇要我能夠做得到的，沒有不効勞的！”

“所要商量的，正是借錢的問題！”
我鼓着勇氣，驚訝地說着：

“T先生，不是我說句無味的閒話，你這個人也未免太無賴了！隔不上四五天就來借錢！我這裏又不是你個人的銀行，那裏有許多錢借給你？你難道沒有耳朵嗎？前天所長進省去解款，所裏所剩餘的祇夠支持這一個月的開支……哈哈哈哈哈！”

“.....”

“這次實在對不住你了！無論如何，一個錢也不能借！——事情沒有做一點，錢倒知道時常來拿，天下那有這樣容易的

事！”

“請你格外原諒，W先生！我實在是因爲有特別的緣故，否則決不……祇這一次，下次再不會來麻煩你老人家了！好在……好在數目很少。”

我還極力忍耐着將爆發出來的憤怒，低聲下氣地說着。

結果，是由所中的一位同事出來，做好做歹地替我解釋了半天。我們的會計先生因爲看見所中這位同事身上所穿的衣服至少要比我的好到十倍以上的緣故，然後才放心允許了我所要求的一半——二十塊大洋！

我能夠達到希望的一半，不能不感激這位同事了——雖然我的行李，什物，以及預備回

家的一些零星東西都被押留在所裏不准取回。

走出了所的大門，如同走出了當典一般的愉快，兩手空空，袋裏裝着五元一張的鈔票四張。走過香煙店的時候，索性把那自己本來餘剩下的一元破鈔票，買了兩罐 Good Chance 牌的香煙，——我想這一次回去，不得不討得一個美滿的預兆，以占卜未來的幸運。

乘人力車到車站，十點半的尋常快車已開過了。只好坐在車站的鐵沙發上靜候下班車子開到。

由 S 埠開來的特別快車，直到一點鐘才到 O 地。我夾在一大羣男女之間，擁上了三等客車，毫無感覺地坐了下來。——從那些專在車廂中鬻賣茶食的小販口中，因擁擠着不能通過他做生意的便利而罵出一些下流的言語出